

東
華
續
錄

東華續錄

乾隆一百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澍蕃恭校

秋七月甲寅朔日有食之○乙卯諭朕因覽四庫全書內大清通禮一書所列廟祀 歷代帝王位號乃依舊會典所定有所弗愜於心敬憶 皇祖實錄有敕議增祀之諭今查取禮部原議紅本則係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內具題爾時諸臣不能仰體 聖懷詳細討論未免因陋就簡我 皇祖諭旨以凡帝王曾在位者除無道被弑亡國之主此外盡應入廟卽一二年者亦應崇祀煌煌聖訓至大至公上自義軒下至勝國其閒聖作明述之君守文繼體之主無不馨香妥侑不特書生臆論無能仰喻高深卽歷代以來升歆議禮未有正大光明若此者也乃會議疏內聲明偏安東華續錄

亡弑不入祀典而仍入遼金二朝不入東西晉元魏前後五代未免意有偏向視若仰承 聖意而實顯與 聖諭相背朕意若謂南北朝偏安不入正統則遼金得國亦未奄有中原何以一登一黜適足啓後人之訾議卽因東西晉前後五朝有因篡得國擯而不列如操丕不得爲正統之例殊不知三國時正統在昭烈故雖以陳壽三國志之尊魏抑蜀而卒不能奪萬世之公評至司馬氏篡竊以還南朝神器數易如宋武帝崛起丹徒手移晉祚自不能掩其篡奪之罪其他雖祖宗得國不正而子孫能繼緒承休卽爲守文中主亦不可槩從缺略况自漢昭烈以至唐高祖統一區夏時之相去三百餘年其間英毅之辟節儉之主史不絕書又安可置而不論至於後五代如朱溫以及郭威或起自寇竊或身爲叛臣五十餘年更易數姓中華統緒不絕如綫然周世宗承藉郭氏

餘業懋有疆域尙不失爲令主此而槩不列入則東西晉前後五代數百年間創守各主祀典缺如何以協千秋公論他若元魏雄據河北地廣勢強太祖道武勤思政理講學興農亦可爲偏安英主並當量入祀典以示表章朕前命館臣錄存楊維禎正統辨論內詳晰宣諭以維禎所辨王統在宋不在遼金之說爲是所以存春秋綱目之義見人心天命之攸歸且檢閱孫承澤春明夢餘錄所載明代崇祀古帝王位號原未列遼金二朝今帝王廟崇祀遼金而不入東西晉前後五代似此互相入主出奴伊於何底是皆議禮諸臣有懷偏見明使後世臆說之徒謂本朝於歷代帝王未免區分南北意存軒輊甚失皇祖降諭之本意也至明之亡國由於神熹二宗紀綱墮而法度弛愍帝嗣統時國事已不可爲雖十七年身歷勤苦不能補救傾危卒且身殉社稷未可與荒淫

失國者一例而論是以 皇祖睿裁將神熹二宗撤出而愍帝則
特令廟祀褻貶予奪毫釐不爽實千古大公定論乃諸臣於定
議時轉復將漢之桓靈增入豈未思炎漢之亡亡於桓靈而不亡
於獻帝乎從前定議未將東漢全局詳審論斷轉使昏闇之君濫
叨廟食所議未爲允協夫自古帝王統緒相傳易代以後饗祀廟
庭原以報功崇德至於嚴篡竊之防戒守成之主或予或奪要必
衷於至當而無所容心於其間方協彰瘡之義所有 歷代帝王
廟祀典著大學士九卿更行悉心詳議具奏並著於定議後交四
庫館恭錄 皇祖諭旨並朕此旨於通禮廟饗卷首以昭殷鑒歷
朝垂示萬年之至意○丁巳諭禮部尙書曹秀先由翰林淳擢正
卿曾在上書房行走教皇子書學問優長奉職勤慎茲聞溘逝殊
爲軫惜著加恩晉贈太子太傅其任內降革罰俸處分俱予開復

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文恪○以姚成

烈爲禮部尙書調李綬爲湖北巡撫以陸燿爲湖南巡撫馮晉祚

爲山東布政使出按察使遷○戊午以楊鍾嶽爲山東按察使由濟東泰武臨

道○己未諭前據薩載查奏郝碩派累屬員公幫銀兩各款隨令

解至行在親加刑訊伊已逐款供認復令留京王大臣會同大學

士九卿審擬具奏茲據奏請將郝碩擬斬卽行正法郝碩係總督

郝玉麟之子在軍機司員上行走尙屬奮勉是以加恩簡用司道

洊擢巡撫乃不思奉公潔己整頓地方輒因進京陛見藉斂盤費

爲名勒派屬員公幫銀兩以致合省承風公行賄賂實屬肆無忌

憚巡撫統轄全省屬員中有簠簋不飭者尙應立時參劾以儆官

邪乃郝碩首先勒派罔顧廉隅設使該省司道大員亦以升遷引

見爲詞踵智效尤遞相派累則屬員展轉逢迎終歸累及於民郝

東華續錄

碩貪黷性成託言缺少盤費不過見其事出有因而營私罔利裕
壑難盈較之從前國泰之罪實無區別國泰小有才情於地方事
務尙知留心辦理一經劣蹟敗露立即審明治罪不稍寬貸郝碩
於今春江南行在陛見時詢以該省政務奏對茫然彼時尙謂其
近來昏憤不勝巡撫之任乃不料其恣意貪婪竟至於此且伊託
詞斂費卽係國泰在山東敗露之時是其明知故蹈肆無顧忌郝
碩之罪卽照大臣等所奏予以棄市亦所應得今仍格外加恩照
國泰之案姑予全軀著派穆精阿前往監視賜令自盡國家簡用
封疆大員原欲其整飭官方身先表率以期大法小廉嗣後直省
督撫其各慎持名節顧畏憲典毋再如國泰郝碩之牟利營私自
罹罪戾一經發覺前事具在朕不能曲爲寬宥也○甲子諭據阿
桂福康安奏初四日石峰堡內投出老弱賊匪一千五百餘名阿

桂福康安恐賊人詭譎伎倆希冀官兵見賊眾投出防範稍懈卽乘勢撲出竄逸豫派官兵層層分布埋伏豫備初五日子刻賊首張阿渾果同楊填四等帶領賊眾向外直撲思欲奪路竄逃官兵槍箭如雨盡力截殺殲賊千餘張阿渾等竄回堡內其時天色黎明福康安同海蘭察帶領各官兵一湧而上進堡搜捕將首逆張阿渾卽張文慶大通阿渾卽馬四娃並賊目楊填四黃阿渾卽黃明馬建成馬良茂馬金玉楊存義馬幾馬建業馬保全數擒獲兩日打仗殲擒賊回共二千餘名拏獲首從逆犯及各賊眷屬孩稚共三千餘口等語覽奏實深欣慰國家愛養黎元凡直省編氓遇有水旱災荒無不立時蠲賑至甘省回民久隸帡幪食毛踐土便與齊民無異該省地方礪瘠間有不登卽行蠲免賑濟較他省爲尤多回民等同在編氓之中百數十年仰沐膏澤家給人足伊等

具有天良豈不當稍知感激且地方官並無苛徭酷派激變事端乃逆回等敢於光天化日之下肆其逆謀實爲國法不容神人共憤而前此李侍堯剛塔等辦理不善致賊四出勾結蔓延猖獗經朕特派大學士阿桂陝甘總督福康安先後帶領巴圖魯侍衛等前往督辦並諭以底店係賊匪門戶當先由該處以次進剿福康安先抵甘省數日之內卽將底店賊匪剿辦淨盡肅清後路俾賊眾聞風膽落萌孽潛消阿桂抵石峰堡後復會同福康安遵照朕硃筆圈示之處安營設卡將賊匪嚴密圍堵並斷其水道辦理均爲妥協且勦辦甫經一月卽能將賊匪迅速殲除而賊首張文慶等俱悉數生擒並拏獲活口三千餘名不使有一人免脫此皆仰荷 上天嘉佑是以軍士用命俾該犯等惡貫滿盈按名生致盡法懲治而諸臣之歲功完善不可不特沛殊恩以昭懋賞阿桂前

於平定金川時已封頭等公爵見爲大學士恩施無可復加著再
給予輕車都尉世職卽令阿桂於伊子孫內揀選一人奏聞承襲
福康安籌辦底店賊匪先得機宜較爲出力前於平定金川時已
封爲嘉勇男著再晉封嘉勇侯海蘭察前在金川超眾奮勉已封
侯爵今在甘省節次打仗復能首先帶領官兵奮勇殺賊前已加
恩將伊子安祿擢授二等侍衛在乾清門行走著再給與騎都尉
世職卽令安祿承襲伍岱係塔爾巴哈台班滿回京之人路過甘
省卽自奏留該處協勦且於福康安未到之先在伏羌等處擊退
賊匪頗爲奮勉著授爲都統亦給與騎都尉世職其餘巴圖魯侍
衛章京等及領兵各員分投勦殺兼有能不避箭石殺賊受傷者
均屬奮勇可嘉所有此次勦賊受傷出力之帶兵大小各員弁著
阿桂福康安查明出眾特等者及其餘出力之侍衛章京官弁兵

丁等分別等第奏聞交部議敘以示獎勵至此次勦辦回匪三月以來朕披覽奏章指示機宜和珅首承諭旨繕寫寄發巨細無遺一體宣勞和珅本身見襲輕車都尉著再給與輕車都尉世職歸併前職照例議襲其餘在事慶成之軍機大臣梁國治董誥福長安並軍機章京之勤勞出力者著一併交部議敘所有此次賞給各世職俱著世襲罔替其應如何議襲之處俱著該部查例具奏阿桂福康安摺並著發鈔將此通諭中外知之○御製遲速論曰今春爲南巡記亦旣詳論宜遲宜速之機大抵於兵事宜速河務宜遲而要於敬天明理非漫論也蓋屢省而有得於己之言也歸而有甘肅逆回田五之事彼時以爲盜弄潢池不過藉邪教以惑人心如五斗米一炷香之類地方官自能平之頗不介於懷旣而思之不介於懷或卽違敬明之義得毋有所失乎已而剛塔有

小勝之報李侍堯有坐守之乖以致賊徒翻山而遁餘黨蔓延猖獗肆擄民居攻縣城西安巡撫畢沅遂有徵兵防守之議蓋恐秦隴煽動不可收拾朕閱所奏卽硃批以爲若汝所議雖十萬兵不敷用又將何以滅賊乎然知李侍堯剛塔畢沅及本省綠旗兵不能了此事卽降旨用福康安爲陝甘總督同海蘭察領乾清門巴圖魯侍衛章京等二十八人馳驛先往並調阿拉善蒙古兵一千四川降番兵二千甯夏滿洲兵一千撒拉爾老教回兵一千及甘涼兵二千延綏兵一千共兵不滿一萬又命大學士阿桂領健銳火器營兵二千以爲後勁福康安一臨底店卽與海蘭察等率先至之甯夏阿拉善兵二千立挫賊鋒逼之入石峰堡於是諸路兵陸續畢集而阿桂所領之京兵亦到周圍築柵困之斷其水路不十日而淨殲餘孽生獲渠魁此又南巡記所謂宜速而莫遲未至

昧事機而無成也夫兵凶戰危且予老矣豈更樂於用兵而有窮
黷之爲然事機之來應之不速設果致賊氛蔓延全秦煽動如畢
沅之所慮者豈不貽笑無窮而予肯辭以老坐視弗理乎予更思
之勝國之兵卽今之練旗兵也而其訓練或尙不如今之練旗其
董事之臣似今之李侍堯剛塔畢沅者或亦少矣文臣掣肘於中
武臣作僞於外其君付之不問弗如是則我皇清何以得有明之
天下乎雖然是宜鑒宜懼而不可恃天之寵以自矜且卽小可以
喻大叢爾逆回設非應之速而勦以淨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始之
一念之忽予深自以爲過繼之一念之敬仍蒙 天佑而速厥功
則是遲速之論可以默置而弗以明示子孫乎可弗以前明爲戒
而怠於敬天暗於明理而弗慎於用兵乎用兵固貴速而不敬不
明未有弗致債事者是予所以惓惓也○丙寅河源紀略成○庚

午諭據阿桂福康安奏稱明亮春甯在甘肅軍營均各竭力奮勉等語從前明亮錯辦任內事件雖係糊塗尙屬天良不昧春甯則係年幼無知亦無不法之事是以賞給藍翎侍衛發往甘肅效力今既均能竭力奮勉贖罪著加恩明亮補授頭等侍衛春甯補授二等侍衛○癸酉命伍彌泰爲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尙書調和珅爲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以福康安爲戶部尙書仍留陝甘總督任○丙子諭前據阿桂福康安奏逆回此次滋事緣田五張文慶李可魁等俱係馬明心徒弟本年正二月閒田五先與李可魁商同謀逆糾約張文慶及各回匪訂期起事欲與馬明心報復等語可見田五等滋事不法總由爭教而起該犯等俱係內地回民自其祖先以來食毛踐土蒙國家豢養深恩者已百數十年同隸編氓毫無區別乃馬明心以邪教魁首甫經正法田五等尙復私守

其教且敢於光天化日之下聚眾鳴張思爲報復不法已極今石
峰堡賊匪業經殲擒淨盡其底店從逆回匪據阿桂福康安奏該
犯等曾經攻擾城池搶掠百姓法無可宥是以遣員往辦亦已辦
理完竣此外凡屬邪教回眾本應徹底根究但念此次逆回滋事
經官兵殲戮及拏獲正法者人數已復不少雖係該犯等孽由自
作朕心究覺惻然不忍且恐展轉查辦或致良善回民波及株連
更非朕不爲已甚之意是以格外施仁除審明實係平日與逆犯
等通同謀逆者查拏治罪外其餘槩免追究予以自新回民等務
須革面洗心遵守爾等歷來舊教各安生業永享昇平之福況田
五等糾眾謀逆不過欲倡復新教試思新教起於馬明心及身既
正刑誅妻子靡有子遺從其教者爲蘇四十三蘇四十三則又經
官兵殲斃妻妾子女槩予駢誅今田五張文慶馬四娃李可魁等

謀興新教復經官兵擊獲身攫寸磔閭家俱緣坐正法是新教不但與回民無益且至喪軀破家其禍尤烈回眾等何苦甘爲所愚執迷不悟受其流毒若經此次寬免之後尙有陽奉陰違或敢滋生事端則是自外生成斷不能復爲曲貸著阿桂福康安卽將此旨謄黃普貼出示曉諭凡屬良善回民益宜安分守法卽有向從新教者亦當觸目儆心及早改悔勉爲順化良民毋負朕法外施仁諄切戒導之至意○辛巳大學士九卿議奏歷代帝王立廟崇祀止及開創之君實爲闕略茲蒙指示兩晉南北朝後五代創守各主亦宜並膺廟食臣等按代尋繹宜膺廟食者晉元帝明帝成帝康帝穆帝哀帝簡文帝宋文帝孝武帝明帝齊武帝陳文帝宣帝元魏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文成帝獻文帝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唐明宗周世宗共二十三帝詳列一單至篡竊得國失德亡

國未應請祀者如西晉武帝惠帝懷帝愍帝東晉廢帝奕孝武帝
安帝恭帝元魏孝莊帝節閔帝孝武帝東魏孝靜帝西魏文帝廢
帝欽恭帝宋武帝少帝前廢帝業後廢帝昱順帝齊高帝廢帝鬱
林王廢帝海陵王明帝廢帝東昏侯和帝梁武帝簡文帝元帝敬
帝陳武帝臨海王後主北齊文宣帝廢帝殷孝昭帝武成帝後主
緯幼主恒北周孝愍帝明帝武帝宣帝靜帝後梁太祖末帝後唐
莊宗閔帝廢帝從珂後晉高祖出帝後漢高祖隱帝後周太祖恭
帝共五十五帝別爲一單呈覽竊見康熙六十一年會議本內唐
代增入高祖以下十四帝而不及憲宗金代增入太宗以下三帝
而不及哀宗但考史載憲宗削平僭叛不惑羣議功業實不可沒
而哀宗圖存於亡從容殉國較之明愍帝更爲有光謹以此二帝
另爲一單可否一體增祀至漢代亡於桓靈不亡於獻帝其桓靈

帝神牌自應遵旨撤出以昭予奪之公得旨大學士九卿等會議增祀兩晉元魏前後五代各帝王一摺並聲請唐憲宗金哀宗應否一體增祀等語憲宗處唐中葉各鎮節度憑陵跋扈僭叛不臣憲宗命將專征削平淮西厥功頗偉在有唐一代中尙屬英主其末年被弑係禍變猝乘與荒亂失德召變致釁者不同至金哀宗處衰弱之時國勢已不可問推其致敗之由實因熙宗海陵淫虐階厲哀宗自縊殉國與明之愍帝事同一例自應一體增祀餘俱著照所議行○壬午陝甘總督福康安奏新任甘肅布政使浦霖奉旨調任安徽所遺員缺卽著陳步瀛補授查陳步瀛識見才具不如浦霖請仍以浦霖調補甘肅布政使陳步瀛卽以事簡之安徽布政使補授得旨著照所請行○癸未多羅質郡王永琚等議奏陝甘總督福康安查參前任總督李侍堯提督剛塔於甘肅逆

回田五等謀逆滋擾失機債事請照留京王大臣大學士九卿科道覈議擬斬卽行正法以爲大臣失機觀望者戒得旨此案李侍堯身爲總督到甘數年於回民修堡謀逆毫無聞見非從前撒拉爾之變起倉卒者可比迨賊匪四出奔竄復逗遛靖遠安定其於此事始終貽誤罪實難辭伊係曾經獲罪之人朕加恩寬宥仍用爲總督原令其倍加整頓以贖前愆乃竟因循債事朕實引以爲愧此案經留京王大臣及大學士九卿科道等會議擬以斬決復命隨從之王大臣等覆覈照議本應依擬卽行正法但念地方因有不逞之徒滋事擾害致本省總督卽罹典刑轉恐起刁風而滋厲階非所以遏寇虐靖邊疆也從前蘇四十三滋事時將勒爾謹革職拏問經廷臣覈擬斬決彼時亦曾加恩改爲監候後因該省折收監糧案發是以賜令自盡原不因蘇四十三之事今李侍堯

玩誤因循其罪雖浮於勒爾謹但念其歷任總督多年於地方事務尙屬諳練通曉至於軍旅本非其所嫻此次若因逆回蠢動遂誅及總督轉非綏靖地方之道李侍堯著從寬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令其覲坐囹圄自思罪戾至剛塔本係武夫有勇無謀甫到固原提督之任卽值逆回起事不能先期覺察及賊人竄聚馬家堡時剛塔在山前紮營不思設法堵截後路致墮賊計迨賊已潛遁又不能繞出邀截惟知在後尾追予以重辟亦屬罪所應得但究係甫經到任未悉地利其勦賊時各路官兵尙未到齊伊所帶之兵不過數百名尙能殲斃賊首田五並於馬泉灣殺獲賊人家口牲畜且身受箭傷覈其情罪尙可量從末減剛塔著免其死罪發往伊犁效力贖罪以觀後效朕辦理庶獄一秉大公凡臣工功罪惟視其人之自取不使一毫畸重畸輕所有辦理此案緣由

明晰宣諭中外咸使聞知○軍機大臣會同理藩院議奏審訊回
子默羅色帕爾等私通薩木薩克斂給銀物一案請將默羅呢咱
爾額穆爾卽行正法阿其睦阿里木控告鄂斯璊審係全虛應請
一併正法默羅色帕爾雖將書信呈出究曾爲薩木薩克斂湊銀
物應擬斬監候其餘穆爾家人古車克聽從主使將托克托素丕
勒死應擬絞監候其餘阿布拉等五犯應暫行監禁俟拏獲燕起
時再行分別治罪得旨阿里木額穆爾默羅呢咱爾俱著照所議
卽行正法至阿其睦固應一併正法但念伊從前頗屬出力著加
恩改爲斬監候餘依議

八月甲申朔辟雍成○乙酉以姚棻爲廣東按察使

由福建汀漳龍道遷○

己丑河南睢州河溢命阿桂督治之○癸巳免甘肅積年逋賦○
乙未以河南偃師縣民任天篤九世同居賜

御製詩章 御書

扁額○戊戌諭軍機大臣等據蘭第錫等覆奏籌辦漫口情形一摺內稱正河去路並未淤塞堵築似易爲力等語正河幸未淤塞但仍宜慎重辦理以期妥速集事不可爲滿足之言至朕前因豫省隄防而外無可分洩之路隄工往往易致潰決是以降旨令於賈魯河睢河等處詳細履勘是否可以於側句引河處所酌建減水壩以分水勢今蘭第錫等摺內未據覆奏及此想此事關係重大伊二人未敢遽定阿桂接奉前旨自己迅速赴豫李奉翰侯南河分洩事宜籌辦停妥亦必卽起程前往阿桂等一到自當會同相度熟商但思河南土性浮鬆若建立壩座不能堅固是欲減水而轉致掣溜所關匪細著傳諭阿桂等務宜詳細履勘選擇土性堅實並非頂衝處所酌量修建如賈魯河一帶並無膠泥或擇其土性稍堅之處酌建石工一段卽於石工之中建壩數座以便相

機啓放自更足資鞏固朕臨御之初部庫帑銀止有三千萬兩見已積至七千餘萬兩前因浙省海塘爲民生捍衛是以特發帑項將柴土各塘一律改建石工今河工關繫民生者更鉅苟有裨益雖費帑金一二千萬亦非所靳况修建石工數百丈所費亦不至一二百萬又何所靳而不爲耶但此事究出於朕不得已之創見實不肯自以爲是著傳諭阿桂等公同悉心妥商如建立石工有益卽當奏明辦理但須十分堅固爲要如該省地勢實有難於建築石土減水壩之處亦當據實具奏不可稍存遷就也至豫省庫項據行在戶部查奏實存地丁銀一百四十萬四千兩零又漕項銀四萬九千餘兩但該省庫項向係協濟甘省見在大工興舉所存庫銀是否足敷支用著再諭何裕城通盤籌畫或將應撥甘餉奏明停撥如停撥之外尙有不敷並著據實奏聞候朕再行飭部

發往將此由六百里各傳諭知之○己亥 上自避暑山莊巡幸
木蘭行圍○辛丑逆回張文慶等伏誅○甲辰諭軍機大臣等據
孫士毅奏暹羅國長鄭華備具表文馴象等物差陪臣帕史滑里
那突等懇求入貢並稟請乞恩請封因其未遵前檄自行具表懇
求是以將來使安頓公所貢品敬謹驗收俟奉到諭旨卽委員伴
送起程等語鄭華遵伊父舊規虔備職貢其未遵前檄具表請封
聞來稟內及該陪臣稱恐自行越分干求致遭斥責未敢冒昧聲
敘尙屬恭順小心自應准其納貢輸忱著傳諭孫士毅卽派委員
將該國陪臣及貢品照例伴送赴京其懇賜封號之處俟該使臣
到京後再降諭旨將此由四百里傳諭知之○丙午定考試滿洲
蒙古繙譯生童三年一次

九月乙卯諭禮部奏據朝鮮國王李祘奏稱自守藩封已逾八載

年過三十尙未有子前歲始生子惇今已齒及三齡懇請賞給封號理合據情轉奏等語朝鮮於藩服最爲恭順是以恩賚便蕃疊加優厚茲因誕育冢嗣懇請封號殊堪欣慶著准其所謂俾益縣宗緒永守藩封所有應封典禮該部察例具奏○吏部奏勦滅甘肅逆回辦理安速之軍機大臣等遵旨議上得旨和珅著爲一等男梁國治福長安董誥俱著軍功加三級松筠吳熊光俱著軍功加一級史夢琦著軍功紀錄二次○丁巳諭甘省逆回案內革職通渭縣知縣王懷於縣城失事時躲避倉房不能守城殺賊效節捐軀據刑部定擬斬決請卽於該處正法經朕特降諭旨令阿桂等將該犯解至行在審訊今據福康安委員將該犯解到當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訊取供詞進呈朕復親行廷鞠加以杖夾令其羞辱該犯於原參各款不能復置一詞著卽將該犯速正典刑以

彰國憲方逆回滋擾通渭縣城時該縣典史溫模以佐雜微員尙能自縊身死紳衿李南暉係告休在籍知縣亦能慷慨同仇率其子姪奮身巷戰迨勢屈力窮與子姪同時殞命經該督奏聞朕卽加恩均予格外卹廕王懷以見任縣令且係進士出身讀書明理豈不知城存與存城亡與亡爲古今通義乃始則將張文慶之子張太及掌教張樂等從城中放出予賊繼則藏匿倉房賊退後遂巡復出是其忍恥偷生設使賊人向伊逼脅伊必頽首降賊豈能如溫模之義激投繯李南暉之挺身罵賊乎似此覲顏喪節實爲忝竊科名貽羞民社於世道人心大有關繫其罪實不止於失守城池也且該犯一念貪生希圖苟延性命殊不知死則沒有餘榮生則身遭顯戮一榮一辱所決須臾况逆回攻城係在同年五月王懷卽苟活偷生亦不過暫延數月仍正刑誅又何不爲溫模李

南暉之取義舍生榮邀卹典耶此等貪生忘義之徒卽身受重辟
尙不足蔽辜其子孫如有業經出仕及見爲舉監生員者俱著卽
查明斥革永不許登仕版夫激濁正所以揚清朕固不爲已甚但
此非牽牛蹊田奪牛罰重也其知縣李南暉已給與知府卹廕典
史溫模前已敕部議卹著加恩賞給知縣職銜仍著該部照知縣
例議予卹廕以示善善從長賞延於世之意朕辦理庶政務秉大
公其能死事者必優予卹廕恩及後嗣而於遇賊恇怯畏死倖生
之徒則不但本身重加懲治並且罰及子孫所以勵名節而正官
方刑賞俱視其人之自取至此案內逆回滋擾處所之各該地方
官張廷桂等或藉病玩延或平時失察各有應得之罪然不如王
懷之無恥偷生並著軍機大臣會同刑部按律嚴審定擬以蔽其
辜將此通諭中外知之○戊午以明歲舉臨雍盛典召衍聖公孔

憲培來京○庚申

上駐蹕避暑山莊○丁卯以楊廷樺爲山東

按察使

原任福建
臺灣道

○戊辰

上自避暑山莊回鑾○壬申貢大學

士蔡新之子本似主事○甲戌

上還京師○丙子諭本年三月

據駐紮喀什噶爾辦事大臣保成等奏到喀什噶爾巡外色默爾
罕地方有匿居從前叛逆被戮回匪大和卓布拉呢敦之子薩木
薩克潛使伊跟役回子托克托素丕等向喀什噶爾回子默羅色
帕爾等通寄書信誘取銀兩一案朕看此事不過將托克托素丕
默羅色帕爾等拏獲辦理以示儆戒而已不意薩木薩克所使回
子托克托素丕等來時因在布魯特散秩大臣阿其睦之弟額穆
爾家私行留宿情節被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鄂斯瑞訪出額穆
爾懼其查辦卽私將托克托素丕打死因此阿其睦又徇庇伊弟
思爲脫罪向英吉沙爾之阿奇木伯克阿里木合謀誣告阿奇木

伯克鄂斯璘亦曾受過薩木薩克書札而綽克托係總理回疆事務參贊大臣並不深究事之情理冒昧前往喀什噶爾以圖苟且姑息令阿其睦等止與鄂斯璘賠罪講和以致紛擾不成事體故將綽克托革職拏交刑部治罪各情節前後俱降有諭旨此事非止綽克托意欲消弭卽阿桂伊勒圖意見亦欲將就了局彼時朕爲此事曲盡籌畫如不將阿其睦等拏辦不久逃逸於喀什噶爾必致有事故卽降旨令保成等將阿其睦等拏獲解赴熱河朕親審訊阿其睦懼罪其俟八月馬肥逃逸生事之說俱不敢承認朕以阿其睦前經奮勉出力又軫念其年老免死監禁俟將在逃之伊子燕起拏獲解送到京時與阿其睦一同質審自可水落石出幸而經朕屢降諭旨令保成等如此斷決辦理若依綽克托之姑容將來必致如阿其睦跟役人等所供本年八月馬肥後生一事

端逃避或綽克托妄行拏獲無涉之額森阿三拜及昆楚克等儻不肯從行亦如燕起震驚以致各處逃遁釀成事端而綽克托又紛紛調集各處兵丁似喀什噶爾有何等大事以致震驚回眾則竟成何事體彼時如照依綽克托等消弭辦理必致將鄂斯璊曲枉治罪而阿其睦等始可甘心將朕此等出力回奴轉行治罪有是理乎今綽克托理應從重治罪但彼時伊不過糊塗無知惟圖息事況此事朕已降旨詳悉訓飭辦理已結阿其睦等亦未能滋生事端而綽克托之罪較之甘肅辦事不妥以致該省回民叛逆之李侍堯罪案尙屬微輕著施恩將綽克托之罪赦免卽行釋放令其家居省過反躬愧悔朕辦理萬幾無一事不揆度機宜秉公辦理將此通諭內外臣工咸使知之○己卯諭朕年老寡寐每日夙興原可於養心殿視事諸臣自家入朝趨直住居稍遠者其起

身必當更早大學士嵇璜蔡新伍彌泰俱年逾七旬見交冬令氣候漸冷若衝寒早起於頤養之道究屬非宜嗣後嵇璜蔡新伍彌泰俱著加恩令其於日出後進朝如遇風雪沍寒之日卽不入直亦可其三品以上七旬以上之大臣準此以示朕優眷老臣之至意○庚辰諭朝鮮國進獻年貢陪臣向例於歲底到京明正舉干宴宴中外大小臣工耆庶年逾周甲者咸得與宴用普壽祺朝鮮國素稱恭順比於內臣其陪臣亦應一體入宴以昭寵眷著禮部卽速行文該國王所有今歲年貢正副使內酌派年六十以上者一二員來京俾得與茲盛典共沐光榮以示朕嘉惠遠邦優禮耆年之至意○命內大臣公西明翰林院侍讀學士阿肅使朝鮮冊封世子○壬午諭復興身係公爵且兼尙書又係世家前於軍營頗屬效力較之奎林和隆武無甚軒輊復興著加恩賞戴雙眼花

翎○是月欽差大學士公阿桂等奏查豫省黃河上自榮澤下至
虞城計程五百餘里隄長共九萬四千三百丈向無分洩之路似
屬前人辦理未周然建壩必須膠泥引河尤須倒勾庶不至掣動
溜勢如南河之毛城鋪蘇家山天然峰山等閘或藉山腳基址建
設或土性堅凝外灘寬廣臨黃有倒勾引渠距隄甚遠可以分洩
卽王營減壩距河雖近而內有鹽河橫亙其中過壩之水洩入鹽
河以水禦水是以無掣溜之虞今臣等勘得豫省隄工榮澤鄭州
境內土性尙堅該處距廣武山甚近隄頭至山腳一千四百餘丈
無隄處所遇黃河水勢長至一丈以外卽由山腳漫灘其漫水卽
歸賈魯河下注是此一帶本無庸再設減水石壩其自鄭州以下
中牟祥符蘭陽境內沙土夾雜蘭陽以下儀封考城睢州甯陵商
邱處處因歷次漫口沙多土少並有純沙之處大隄之上建築減

水石壩既恐不能堅固測量外灘距隄遠者不過數段近則止數十丈外灘高於隄南平地七八尺至丈餘不等見今河勢日漸南趨外灘時長時塌形勢不一開空倒句引河亦無作準之處其隄南洩水各河除灘水河久經淤塞惟賈魯河一道係洩水要路該河發源於滎澤縣之大周山由鄭州中牟祥符尉氏扶溝西華等州縣至周家口入沙河經商水入江南太和縣境至正陽關淮河歸洪澤湖又惠濟河一道卽賈魯河之分支該河歷中牟祥符陳留杞縣睢州柘城鹿邑入江南亳州境內之渦河下達淮河亦歸洪澤湖此二河離黃河大隄自十三四里至四五十里不等縣長數百里至千餘里不等見俱窄狹間有淤墊如須減黃必應大加挑濬兩岸亦應築堰攔禦第各河原爲分洩各州縣坡水一經築堰則坡水無路分洩必須於河之兩旁酌建閘座增挑汊港以資

啓閉而洩坡水查臨黃隄工匠等逐段看視土性浮鬆實難建立石壩外灘亦無可挑倒勾引河之處若就外灘寬廣隄工稍堅處所添建既恐盛漲時引水不暢未足以資分洩徒然有名無實若於大汛分洩得力處建設恐壩基不固易致傾圯再四商籌若僅就目前挑濬下游引河趨堵漫口合龍卽爲了事尙不放心況臣等往來蘭儀一帶察勘高家寨一工卽本年河勢坐灣由儀封舊城折轉東南衝出河道該處河內莊基樹根頗多一時難以衝刷寬深溜勢至此奔騰湍激是以高家寨甚爲險要本年伏秋汛內經臣蘭第錫等繪圖具奏蒙硃批指示彼時因水勢瀾漫未能施工今睢州漫口下段應挑引河見在加挑寬深若再將上游儀封境內高家寨河北官亭一帶正河遵奉前諭重加挑深取直引溜北注則上下河道可以暢行新隄不至著重止可因其勢而利導

之舍此別無善策臣等擬俟明春興工挑濬一俟汎水長發卽行
啓放可望得力得旨止可如此補救而已

冬十月癸未朔諭朕追惟 列祖 列宗耿光大烈敬將自 太

祖以來 皇帝 皇后寶冊恭鑄一色純玉換成十六分敬謹於

太廟尊藏所有 太廟原供奉之十六分 寶冊敬謹齋送盛

京 太廟尊藏蓋以我大清昌祚垂庥億萬斯年丕基鞏固朕之

子孫世世當仰體朕敬念 列祖 列宗之意將帝后寶冊均造

二分一供 太廟一送盛京尊藏永爲國家懿典茲照見在所造

之十六分玉色另備十二分玉料編列廟字號以爲將來世世子

孫鑄造寶冊之用茲據廣儲司將另備之寶冊玉料呈覽朕閱其

質色純潔若日後大臣等將此分爲朕鑄造寶冊之用則玉質與

見在換造之十六分較美非朕丕承 祖 宗昭示來茲之意所

有朕將來鑄造需用之玉著於廟字號內選用其見在喜字號第一分純潔者著敬謹存貯俟朕將來歸政之期舉行崇上太上皇徽號慶典時所用寶冊即將此分鑄造以彰熙朝盛瑞此外似此純潔玉料尙有五分均編入喜字號交廣儲司敬謹存貯將來我子孫遇有崇上太上皇皇太后徽號並舉行慶典等事當以喜字號玉料鑄用我國家重熙累洽寶祚無疆卜世靈長仰邀 天眷是以葉爾羌和闐等處見又採獲可備廟字號玉料數十分貯庫以供將來鑄用亦且可不必再遣人往辦恐所遣人往外域滋事或致不當此朕深意也我子孫果能敬念貽謀懷柔保泰永承上蒼嘉貺即將此項廟字號玉料鑄造冊寶我世世子孫皆當敬懷朕訓篤祐凝庥俾新疆回部永遠牧甯以保我萬年基祚用昭我國家一統無外之規我子孫萬禩無疆之福將此著內務府大

臣等永遠存記敬謹遵旨辦理○乙酉諭軍機大臣等據阿揚阿等奏稱昆楚克因燕起藏匿在尼雅布沙遣布魯特達爾巴克等赴尼雅布沙誘致燕起等語燕起乃不足輕重之人見匿尼雅布沙亦不過苟延殘喘今若急遽遣人誘致燕起畏罪或更遠颺益難擒獲著傳諭阿揚阿特通額色提巴爾第將此事不必急遽辦理俟明春雪化時阿揚阿等止遣人赴昆楚克處探聽燕起信息如燕起有欲來之信再行審度機宜派昆楚克誘致如燕起無欲來之信不必往彼擒拏卽聽其在彼昆楚克如能誘致燕起朕必優加恩賚今雖未能誘致亦不必斥責著色提巴爾第密飭昆楚克令其留意辦理可也○丙戌諭向來宗室惟近支依皇子皇孫輩命名其支派稍遠者命名卽不得依此行輩本年因得五世元孫命名載錫將來載字輩下再得六世來孫應用奉字因令宗人

府查宗室內載字下一輩遠支已有希賢覺隆阿二人是自太祖以下至今已有十一世瓜瓞繁衍本支極盛朕心深爲欣慶著加恩於奉字輩希賢賜名奉福覺隆阿賜名奉壽並查其父今當何差著宗人府奏聞以示朕親族推恩仰承天眷啓佑萬年之至意尋奏希賢父峻泰覺隆阿父峻豐俱四品宗室由宗人府帶領引見得旨峻泰峻豐著在四等侍衛上行走○辛卯諭纂古帝主御世建極凝麻上有敷錫之君下享康甯之福洎乎近代史冊尠稱我皇祖冲齡踐阼統馭實區仁漸義摩涵濡休養康熙年間曾舉行千叟宴與中外臣民躋壽宇而廷繁禱誠爲千載一時之嘉會朕誕膺丕緒敬紹鴻圖仰承昊蒼眷顧福佑朕躬年逾古稀尙能康疆勤政惟是斂時錫福期舉世咸登仁壽著於乾隆五十年正月初六日舉行千叟宴盛典用昭我國家景運昌期重

熙累洽嘉與中外臣民耆老介祉延禧之至意所有一切事宜著各該衙門敬謹豫備○癸巳諭昨據福康安奏酌添營汛分駐官弁兵丁於陝甘兩省各標營裁移抽撥以裨地方一招本日又據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將甘省解到之賊犯馬守正錄供具奏閱其供內有伊父馬六今年正月間與田五等商同謀反到四月二十日田五約定槍響爲號一齊幫同攻打靖遠城等語是此案田五等久蓄逆謀糾眾起事李侍堯身爲總督竟毫無見聞且伊從前曾訪拏堅守新教之馬五等奏聞辦理卽當由此而推諸凡留心而田五等卽係新教回匪其逆謀顯露何以轉付於不知以致養癰貽患至福康安所請添兵之隆德靜甯各處皆衝衢驛路爲李侍堯往來經過之地該處旣屬遼闊兵力單少李侍堯亦何以不早爲籌及以資防禦可見其在任諸事廢弛漫不經心李侍堯係

曾經獲罪之人經朕格外加恩仍用爲總督原欲令其倍加整頓以贖前愆乃竟因循誤事若此卽真之重典亦罪所應得但因逆回蠢動誅及總督轉恐起刁風而滋厲階是以前經王大臣等覈擬斬決具奏時已降旨將伊改爲監候向來官犯之入情實者卽不予勾亦應綁赴市曹李侍堯久任封疆尙有出力之處且曾忝廁綸扉其年已邁若照例綁赴市曹倍嘗苦辱朕心究覺不忍第伊本係獲譴之人見在復罹重辟不但不能再邀錄用卽釋放出獄伊亦無顏面對人李侍堯著加恩免其入於情實仍永遠牢固監禁遇赦不赦所有福康安摺及本日軍機大臣等所奏馬守正供詞著刑部堂官持與閱看並宣示朕此次格外加恩諭旨令其覲坐囹圄自思罪戾○丁酉賜劉榮慶等四十五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戊戌諭內扎薩克喀爾喀等因陣亡子世職者襲次

完時仍予恩騎尉世襲罔替著爲令○庚子賞故廣東巡撫李湖
之子采內閣中書○甲辰 上幸 皇長孫繇德第視 皇元孫
載錫○乙巳以王廷燮爲湖北按察使

由浙江
糧道遷

十一月壬子朔諭朕恭閱 皇祖實錄康熙四十二年 南巡回
蹕河工告成特頒 恩詔今國家重熙累洽承平百四十餘年朕
寅紹丕基祇承 世德御宇五十年以來無時不以民生爲念仰
荷 天眷壽逾古稀五世元孫一堂衍慶明年正月初六日繩
祖武之丕休舉耆筵之盛典又以辟雍肇建於上丁釋奠禮成後
親臨講學所以引年敷教者旣隆且備允宜嘉與中外臣民普沛
恩施用昭敷錫著於乾隆五十年元旦特頒恩詔所有詔內條款
著大學士軍機大臣詳悉開列具奏○癸丑命各省委署人員距
原籍五百里者迴避○己未德克進布以侵貪革職拏問調福甯

爲湖南按察使以郭世勳爲安徽按察使

由湖北糧道遷

○庚申諭朕長

輩內止有二十三叔一人明年入千宴宴著給與郡王品級○諭

弘最見己自知罪愆在家安靜居住著加恩免其圈禁仍令在散

秩大臣上行走並著入千宴宴○壬戌諭明歲舉行千宴宴盛典

特命朝鮮國王酌派年在六十以上陪臣二三人充正副使來京

與宴茲據禮部奏准朝鮮國王咨稱遵旨將陪臣年六十以上者

專差進賀正副使卽日登程進京入宴等語該國王恪守藩封最

稱恭順接奉前旨卽行遴選耆年派充貢使觀光與宴其忱悃甚

屬可嘉著加恩特賜該國王宋徽泥做唐石渠硯一方梅花玉版

箋二十張做澄心堂紙二十張花箋二十張花絹二十張徽墨二

十錠湖筆二十支卽交該國貢使祇領並著禮部行文該國王毋

庸具表謝恩以示朕加恩無已體恤遠邦至意○乙丑諭刑部本

年秋審朝審各犯緩決至三次者分別減等○丙寅諭阿揚阿奏稱衮之伯克沙莽蘇爾沙赫爾格斯兄弟與西克喃伯克沙旺第等互相攘奪控告等語看來沙旺第人眾力強是以沙莽蘇爾沙赫爾格斯兄弟攜眷請於色喀庫勒地方遊牧阿揚阿遣密喇布伯克頗拉特等前往確查緣沙旺第沙赫爾格斯素相交好結爲姻親嗣因沙莽蘇爾沙赫爾格斯將沙旺第之親戚額里布伯克殺害占據沙克達喇遊牧沙旺第始發兵侵掠索其妹女各自挾嫌互相誣控夷人等行同鳥獸絲毫不必管理沙赫爾格斯親來告請發兵辦理已經阿揚阿正詞駁飭姑允伊弟兄所請准其在色喀庫勒過冬俟明春雪融仍回舊地又沙旺第之弟沙哈薩亦來投控准其同住過冬著如所奏俟明春雪融卽行逐回外如沙旺第沙莽蘇爾沙赫爾格斯復來控告阿揚阿卽以己意曉示云

爾等均受大皇帝深恩安居已久若如此挾嫌互相劫掠儻將來
遇布魯特將爾等蹂躪我亦斷不救援爾等甯不慮及乎布魯特
人強專好劫掠今惟感激大皇帝深恩畏懼王法是以不敢劫奪
爾等若不靜處任意滋事布魯特必來乘閒劫掠孰得孰失爾等
惟宜自審嗣後與各部落均宜和睦安居著將此傳諭阿揚阿特
通額色提巴爾第妥協辦理○戊辰諭內閣侍讀學士曹學閔前
於御史任內條奏建立辟雍經部臣議駁國學爲人文薈萃之地
規制宜隆業經朕特降諭旨增建辟雍見已落成明春舉行臨雍
典禮曹學閔從前能參考古制獨抒所見其建白亦不可沒曹學
閔著遇有應升缺出卽行請旨升用以示嘉獎○壬申睢州漫工
合龍命建 河神廟 御製蘭陽睢甯新隄南岸 河神廟碑記
曰中州 河神廟之建於北岸者二曰武陟曰蘭陽建於南岸者

一曰中牟皆以禦災捍患有功德於民而崇祀者也茲蘭陽睢甯之閒新隄南岸復建 河神廟者何乾隆四十九年秋八月河決睢州下汛二堡命大學士阿桂馳往會同兩江總督薩載南北總河李奉翰蘭第錫河南巡撫何裕城五臣會勘詳議築塞並選帶南河熟練河工員弁赴豫俾資調遣嗣據奏請改築南隄並開挑引河自蘭陽至商邱長一百四十餘里朕按圖審勢復命向北展寬引河因卽取土築隄爲一舉兩得之計阿桂等遵旨督辦冬十一月引河成初五日啓放掣溜通暢至十四日夜東壩陡向西鑿直抵西壩底埽遂乘勢鑿壓至十七日金門旋卽斷流天然合龍全河大溜盡歸引河是役也 天庥 神佑與庚子年儀封之天然合龍正同在事文武員弁以及遠近士民觀者無不踴躍歡忭額手稱慶以爲非 河神嘉佑不及此也夫 神之靈盈天地閒

臨之在上質之在旁昭布森列無所往而不在而人之依於神
將以邀福致敬冀遂其瞻仰祈籲之私者則非特建崇祠無以昭
靈貺逆羣誠爰命阿桂等度地於蘭陽睢甯新隄南岸適中之
處鳩工庀材鼎新廟貌就南岸者所以別於北岸也蘭陽睢甯
之間者所以別於武陟中牟也當睢州下汛之初決方以漂毀田
廬爲亟且以稽工曠日爲虞蓋自始事以迄成功予之晝夜齋心
默禱無可言喻凡賑助撫恤和雇加價不靳千百萬帑金以拯濟
我災黎而在事諸臣之竭誠襄事與我民之奔走役作予來恐後
實亦不遺餘力是以昨冬合龍誌事詩云天然忽報合龍信神
佑應憐眾力殫蓋不敢謂予之盡心於民而實神之篤眷於予
也且豫省頻歲不登自昨冬睢工合龍後今歲夏秋來連獲甘澍
晚禾補種秋苗長發轉歉爲豐是神之篤眷於予實神之保

父吾民也繼自今亦惟虔摯孜孜永祈安瀾之錫以與吾民邀福於無疆耳廟工成遂書緣起以勒於石○甲戌諭明歲舉行千宴宴原定四品以下官員年六十五歲以上者始准入宴見在人數已增至三千而官員與兵丁不同如必六十五歲以上方准入宴則年過六十之職官不得邀榮者甚多著加恩凡在京四品以下見任原任各員年過六十者俱准其入宴用昭普錫眷祺加惠耆臣之至意○丁丑以譚尙忠爲雲南布政使由福建按察使遷○戊寅以李永祺爲福建按察使由四川松茂道遷

十二月甲申轉汪承霈爲工部左侍郎以韓鑠爲工部右侍郎○丁亥 上召見 皇子大學士軍機大臣諭曰昨和珅福長安伊齡阿覆審內務府郎中海紹妄斷地畝釀成人命一案訊出海紹曾於上年十月具稟呈堂內務府大臣俱經閱畫而原參摺內未

將曾經畫臺之處聲明實屬迴護請將內務府大臣交部嚴加議處朕以內務府大臣取巧迴護自應嚴議乃述旨時僅寫餘依議字據竟未聲明敘入經朕硃筆添出蓋因六阿哥兼管內務府欲爲隱諱耳方今綱紀肅清諸皇子皆敬慎小心奉公守法諸臣亦斷無有畏憚迎合者而因有皇子在內形迹之閒猶不免稍存瞻顧此甚非也卽朕有錯誤處不容大臣及御史等明言乎卽如前代之建儲冊立其流弊不可屈指數朕近閱 皇祖聖祖仁皇帝實錄康熙三十六年八月 上諭內務府總管海喇孫等膳房人花喇額楚哈哈珠子德佳茶房人雅頭伊等私在皇太子處行走甚屬悖亂著將花喇德佳雅頭處死額楚交與伊父英赫紫圈禁家中一事其時理密親王尙在年幼 皇祖何等英明而膳房人花喇等卽敢心存彼此依附覬覦 皇祖洞燭先幾將花喇等正

法以示懲創厥後羣小復從而蠱惑遂致屢生事端上煩 皇祖
聖慮終至廢黜自理密親王既廢不復建儲迨我 皇祖傳位
皇考十三年勵精圖治中外肅清及朕纘承洪業五十年間日理
萬幾朝乾夕惕重熙累洽海宇昇平使理密親王及弘哲父子繼
踐尊位不數年間屢遭事故豈大清宗社臣民之福乎夫以我
皇祖之慈愛明哲猶有理密親王之事設後之人主未能如 皇
祖之仁慈英斷而爲太子者又不能小心謙謹必致漸生嫌隙鮮
有能始終獲保萬全之理可見建儲冊立之斷不可行也又朕偶
閱續通志載李林甫構陷太子瑛一事紀載未明因檢查通鑑輯
覽稱明皇惑於武惠妃之譖欲廢太子瑛張九齡犯顏強諫武惠
妃密使宮奴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若爲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
叱之卽以其語奏聞明皇爲之動容九齡實賢臣若使明皇能斷

應立抵武惠妃之罪乃致九齡反罷斥李林甫專國阿附宮闈搆陷太子卒與鄆光二王廢黜同日賜死夫以儲位之故構煽交乘致明皇一日而殺三子天下銜冤足見儲貳一建幻起百端弟兄既多所猜嫌胥小且從而揣測其懦者獻媚逢迎以陷於辜其强者設機媒孽以誣其過往往釀成禍變遂致父子之間慈孝兩虧而臣工亦必由此身罹刑憲平心而論其事果有益乎無益乎朕卽位之初卽默告上天若蒙穹蒼眷佑願如皇祖御極六十年之久不敢復有奢望其時朕年甫二十五歲並未計及六十年當至八十五歲至過五旬萬壽後始憶及此因暇日侍聖母時而奏及此曾蒙慈訓皇帝如此勤政愛民天下臣民亦必不肯聽皇帝歸政朕因默念若得上天嘉佑聖母壽踰百齡朕卽八十五歲亦何敢卽言歸政今既始願不遂追憶斯言實深悲

咽朕春秋七十有四距歸政尙十一年自當仰體 上天愛養億兆董治百官猶日孜孜不敢稍自暇逸儻蒙 嘉貺將來得歸政願養親爲授受豈非古今稀有之盛事而朕之心亦可明於天下後世朕辦理天下一切大小庶務無不宵旰勤求悉心籌畫卽安置一物亦必期其穩妥甯於繼體付託之重轉不早爲詳愼定計是朕非不立儲特不肯效立儲之虛名俾眾人有所窺伺致父子之間有責善則離之不祥爾此朕維持調護之殷衷 天地祖宗實鑒朕心若子子孫孫皆能以朕此心爲心則我大清億萬年可永承 鴻貺於無疆也總之立儲一事如井田封建之必不可行尙有過之將來書生拘墟之見必有心生竊議且謂今日諸臣有意迎合不知此等陽爲國家根本之論而實陰遂其鑽營結納之私卽億萬年後朕之子孫有泥古制而慕虛名復爲建立之事

者亦所不禁但人心不古如江河日下之勢父子之間必有爲小人構成釁隙復啓事端彼時始信朕言之不爽然悔已晚矣此事前屢頒訓諭並令皇子及總師傅軍機大臣等編輯古今儲貳金鑑垂示久遠恭閱 皇祖實錄處治膳房人花喇等事用是再行明切申諭並著補載入古今儲貳金鑑○癸巳諭據福康安參奏臺灣縣知縣武粵生到任三年並無善政強令百姓製造衣緞以致遠近沸騰聲名狼藉請旨革職提審一摺已批該部知道矣地方官在任百姓製造萬民衣緞致送並離任脫靴等事最爲陋習雍正年間久經飭禁卽或居官清正出自百姓情願尙應禁拒乃該縣武粵生強令製造以致遠近沸騰聲名狼藉尤屬卑鄙不堪著交福康安提集犯證質審究擬具奏近聞各省督撫有未經去任而德政碑早已建豎轅門者此不過屬員強令百姓斂貲勒石

藉此爲獻媚逢迎之具於吏治官方大有關係夫地方官果有惠政及民去任後閭閻繫戀自必輿頌流傳口碑載道若其人並不留心民事貪鄙不職即使穹碑林立百姓將指而唾罵之是不足以爲去思之榮適足以爲子孫之辱又何能欺世盜名逃眾人之公議耶嗣後著通行飭禁卽製造衣繖脫靴等事亦一併禁止其各省地方無論大小文武各官見有去思德政等碑俱著查明撲毀該督撫務須實力查辦毋得視爲具文致貽陽奉陰違之咎並著每年年終奏聞將此通諭知之○丁酉諭綠營員弁因陣亡子世職者襲次完時卽酌予恩騎尉世襲罔替○戊戌 裕皇貴太妃薨○己亥 上至 裕皇貴太妃殯所奠酒○諭禮部議奏江西巡撫伊星阿題請已故巡撫李湖應否准入鄉賢祠一摺李湖歷任封疆實心實力清勤慈著在廣東巡撫任內辦理地方事務

尤爲認真實係督撫中不可多得之員李湖著照所請准入鄉賢祠並著加恩入祀京師賢良祠以昭追念前勞風示有位之至意○甲辰諭新正舉行千叟宴與宴官員兵民年九十以上者許其子孫一人扶掖文武大臣年逾七十者如步履稍艱亦許其子孫一人扶掖○是歲朝鮮琉球暹羅安南來貢○會計天下民穀數各省通共大小男婦二萬八千六百三十三萬一千三百七名口各省通共存倉米穀三千九百十萬七千三百一十六石六斗三升一合一勺

東華續錄

臣周滿蕃恭校

乾隆五十年乙巳春正月辛亥 上以五十年國慶頒詔天下覃
恩有差○丙辰 上御乾清宮賜千叟宴親王郡王大臣官員蒙
古貝勒貝子公台吉額駙回部番部朝鮮國使臣暨士商兵民等
年六十以上者三千人皆入宴屆時 上升座中和韶樂作與宴
之王大臣以下按班序立行三跪九叩禮興樂止各入坐次行一
叩禮坐丹陛大樂作 上進茶王公大臣以下行一叩禮賜王公
大臣等茶咸跪受行一叩禮丹陛清樂作 上進酒獻爵大臣行
一叩禮王公大臣等皆行一叩禮賜獻爵大臣酒獻爵大臣跪受
行一叩禮賜王公大臣等酒咸跪受行一叩禮一品大臣以上及

年屆九十以上者召至 御座前賜卮酒各跪受行一叩禮樂止
賜食各就坐次跪受行一叩禮承應上演劇王公大臣以下咸受
饌畢行一跪三叩禮中和韶樂作禮成 上啓座命以千叟宴聯
句頒賞如意壽杖繒綺貂皮文玩銀牌等物有差王公大臣以下
咸跪領退至乾清門外行三跪九叩禮 御製千叟宴恭依 皇
祖元韻詩曰抽祕無須更騁妍惟將實事紀耆筵追思侍 陛影
垂日訝至當軒手賜年君酢臣醕九重會 天恩國慶萬春延
祖孫兩舉千叟宴史冊饒他莫並肩○丁巳諭左都御史周煌奉
職有年小心勤慎前因年力就衰病體未能痊愈奏請開缺回籍
周煌著加恩以兵部尙書致仕並加太子少傅銜用昭優眷左都
御史員缺著紀昀補授李紱著補授兵部侍郎所遺湖北巡撫員
缺著吳垣調補其廣西巡撫員缺著孫永清補授○戊午賜福建

侯官縣七世同居職員許王臣

御製詩章

御書扁額○以汪

新爲貴州布政使陳淮爲甘肅按察使

由蘭州進

○己未定烏嚕木

齊各廳州縣以錢納租額數○庚申諭朝鮮國於藩封中臣服最

久每遇萬壽元旦冬至年節俱備方物呈進朕鑒其忱悃俱令該

衙門收存仍優加賞賚此外遇有奏賀奏謝及陳奏等事亦均有

隨表貢物向例皆稱不收受准爲下次正貢並經降旨令於尋常

陳奏事件不必再具貢物而該國王仍前備進以致備抵之物展

轉存積在該國王恪守成規固屬恭順之道但存積日久轉相抵

算且仍有餘出者非朕厚往薄來體恤屬國之意也所有朝鮮國

歷年留存各物竟著該衙門悉行收受仍按照原物從優加賞嗣

後該國於每歲正貢及如千宴宴等類特舉曠典自應照舊備物

呈進朕亦必收受厚加賞賚此外凡遇尋常奏賀奏謝陳奏等事

止須備具表文其隨表貢物該國王務仰體朕意恪遵諭旨槩行
停止毋事多儀以副朕柔惠遠邦以實不以文之至意該部卽行
文該國王知之○丙寅諭朕仰承 天眷上年喜得五世元孫嘉
慶駢臻恩施宜渥因令各督撫查明所屬紳士庶民有身及五代
同堂者加恩賞資茲據造冊咨送軍機處彙奏共一百九十二戶
內郭有英張羽劉湘鍾君龍四人俱壽逾百齡曾元繞膝洵爲昇
平人瑞朕親製詩一章分賞四家並各御書扁額以賜用示寵榮
所有應賞銀兩段匹及建坊之處仍著該部照例具題其未屆百
齡五代同堂之張文聚等一百八十八人並著各督撫分別年歲
給予扁額賞給段匹銀兩以昭錫福推恩同登壽域之至意○戊
辰和碩裕親王廣祿以老乞免允之恩給半俸○戊寅 上臨和
敬公主第視疾

二月辛巳朔禮部題朝鮮國王李祘遣使進表謝恩並貢方物得旨覽王奏謝並隨表貢獻方物具見惓忱所有貢物該衙門知道仍著加恩賞賚再前遣使西明阿肅回京復命具奏該國王卽席賦詩頗知好學並將所賦詩章呈覽朕閱之深爲嘉獎著加賞內府做宋版五經全部並筆墨等物以示優眷○壬午吏部等部議准湖廣總督特成額奏施南一府先於改土歸流案內設有同知一員專駐忠崗乾隆二十五年裁改查該府所轄六縣惟宣恩一縣四至俱在楚境之中此外咸豐來鳳兩縣南與四川之酉陽黔江湖南之龍山等處交界其恩施利川建始三縣西與四川之石砫奉節巫山等處交界犬牙相錯環繞皆山民人生齒日繁俗稱刁悍若非設有專員稽查易滋事端見在施南全屬僅通判一員駐紮唐崖其北面來鳳咸豐宣恩三縣疆界毗連巡防較易其西

面恩施利川建始三縣俱去數百里外鞭長莫及請復設同知一員專司捕務以重地方但湖北省丞倅皆關緊要難以裁撤惟湖南省辰州府所屬四縣應有捕務向來俱係通判辦理其附府同知於聽差之外別無專司請裁汰改爲施南府捕盜同知從之○以阿肅爲內閣學士

由翰林院侍讀學士遷

○甲申諭此次致祭

先農壇

舉行耕藉朕自揣精力康強尙能躬舉三推所有應行事宜著各該衙門照例敬謹豫備候朕親詣行禮○丁亥 上詣 文廟釋奠禮成 臨新建辟雍講學 御製國學新建辟雍圖水工成碑記曰名者實之實實者名之主爲學之方應務其實以斯循其名不可炫其名以致亡其實興學之源莫要於國學國學者天子之學也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泮水北京之國學自元歷明以至本朝蓋五百餘年矣有國學而無辟雍名實或不相稱焉雖

有建議請復以乏水而格部議至今未復癸卯春始有復建之諭
甲辰冬乃觀新工之竣將於乙巳仲春行釋奠禮遂臨雍以落成
焉夫北京爲天下都會教化所先也大典缺如非所以崇儒重道
古與稽而今與居也雖乏水然有不改之井汲以綆而用之無窮
亦在人爲之而已於是石之鱗次見圓斯池水之鏡澈見明斯漪
殿之居中見隆其棧橋之通行見接其基上庠下庠雖難考二典
之制而東序西序總不出三代之規則是工之舉也又予知過論
所謂於不可已者仍酌行之之意而物給價工給值原非勞民動
衆之爲若夫三老五更之說予以爲括於養老化俗之儀而天子
臨雍所必應並行而不遺者蓋弗見於詩書乃特出杜氏通典之
私耳且予向有三老五更之說已明闕其謬茲不復綴乎辭雖然
予更有所懼於是舉者夫是舉豈非復古興學之懿有何懼而予

懼之者恐後之人執予復古之說於一切衣冠典禮皆欲效漢人之制則予爲得罪 祖宗之人匪教伊虐甚慮不宜也予之子孫臣庶體予此心於可復古者復之其不可復者斷不可泥古而復之夫徒慕復古之虛名而致有忘 祖宗之實失非下愚而何予不爲也予敬以是告子孫以保我皇清萬年之基也 御製三老記曰予既爲三老五更之說以聞諸家之謬然以三老之稱數典於左氏其何以稱三老則求其解而終不得其辭茲以三餘之暇書辟雍詩冊有三老之語臨池下恍然悟曰三老之言實出孟子所謂老而無妻老而無夫老而無子此非三老而何孟子雖出左氏後而此語自由古以傳故卽繼之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可知文王時卽有三老之稱左氏提其綱孟子斷其目耳且晏子對叔向歎齊之將爲陳氏所云公棄其民三老凍餒乃指一國

鰥寡獨窮之民之無恤者設以上壽中壽下壽論之豈八十以下之老卽可以弗恤乎其餘傳會之論愈說愈遠然總於辟雍養老興賢有何涉乎自是而三老之稱徧於鄉閭所謂三老董公壺關三老之類不一而足蓋耆艾而長於鄉者卽可稱三老而非定三人也夫予三老五更之說成於戊戌逮今又六年求其說而不得而筆下偶得之是不可以不記且此六年中何嘗不讀孟子而未嘗會茲偶會之益見理不可不日窮書不可不日讀甯詎呈己之是顯人之非以爲博聞廣識而已哉 御製題張廷玉三老五更議曰戊戌年爲三老五更說亦旣闢其踳駁而勒之新建辟雍之碑矣今秋駐避暑山莊檢續書之四庫全書內文穎集中有三老五更議之篇而挂漏其名因命檢文津閣之書乃知爲張廷玉所撰憬然憶之事在乾隆戊午爲廿七月旣閱諸禮畢舉之時於視

學之前曾向軍機大臣等談及三老五更而咨其可行與否彼時
鄂爾泰依違其間張廷玉則斷以爲不可於是奏此議而遂寢其
說蓋鄂爾泰固好虛譽而近於驕者張廷玉則善自謹而近於懦
者且二人彼時皆可望登此席者也以今觀之則廷玉之議爲當
設爾時勉強行之必有如廷玉所謂滋後人之議者矣若朕戊戌
年之所爲三老五更說戊戌去戊午歷四十年其事早已忘之蓋
戊午朕方廿八歲而戊戌則六十有八此亦足驗四十年間學問
識見之效而年少時猶未免有好名泥古之意至今則灑然矣茲
觀廷玉之議與朕之說不約而同樹之前旌焉因命並勒辟雍碑
以識己學之淺深及弗掩人之善也夫廷玉既有此卓識何未見
及朕之必不動於浮言遵 皇考遺旨令彼配享 太廟而臨休
致歸里時乃有求入 廟之請此所謂老衰而戒之在得乎朕又

以廷玉之戒爲戒且爲廷玉惜之○廣順天明年鄉試中額○戊子免河南汲縣等十四縣積欠○己丑 御試翰林詹事等官擢陸伯焜等二人爲一等試由六部等衙門升用翰詹等官擢慶齡爲一等餘各升黜留館有差○庚寅諭滿洲由科目出身爲翰林者本應認真讀書通達事理爲國家有用之才方名稱其實向來滿洲之習舉業者其文義本屬淺陋及倖登科目列名翰苑問以文學則曰自係滿洲豈漢人可比及至問以清語騎射又曰我係詞林豈同武夫戰卒兩處躲閃進退失據而落於無用之流朕所深惡卽從前如尹繼善鄂容安鍾音觀保等在翰林中俱稱出色者止能隨常辦事而於邊疆重務並不能經理裕如雖其中鄂容安曾膺軍旅重寄臨危遇變亦惟知一死塞責究於國家大事何所裨補耶此次考試翰詹朕嚴加甄別滿員出缺甚多除簡擢數

人外餘竟無員可補與其濫竽充數毋甯覈實酌裁所有見出之
侍讀侍講學士二缺侍讀侍講二缺已另降旨裁汰嗣後滿洲人
員益當自知愧勉讀書敦行砥礪成材以備國家器使如果能蒸
蒸日上一變從前積習人才蔚興彼時朕自當再補還舊額也○
辛卯調畢沅爲河南巡撫何裕城爲陝西巡撫○撥戶部銀五十
萬兩解往河南備賑○辛丑祭 歷代帝王廟 御製記曰予小
子旣敬遵 皇祖聖訓增祀 歷代帝王以今年二月春祭之吉
奉 神主入廟禮以克成祭不欲數於是退而恭記曰 皇祖之
聖久符我 皇考所尊稱大成有類先師孔子而無以復加也卽
此增入之 旨實出大公至明乃稱歷代之名義而非有意於其
閒也夫歷代者自開闢以來君王者之通稱非如配享先師孔子
有所旌別彰瘡於其閒也夫有所旌別彰瘡於其閒則必有所進

退而是非好惡紛然起矣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將無所底止且以
旌別彰癉言之湯武卽有慚德則歷代開創之君湯武且不若審
如是三皇五帝之外其宜入廟者有幾是非祭 歷代帝王之義
也故我 皇祖謂非無道亡國被弑之君皆宜入廟者義在此但
引而未發予小子敢不敬申其義乎蓋自洪武建廟南京以來北
京祖之所祀者寥寥及我 世祖定鼎燕京幼齡卽位百度畢舉
爾時議禮之臣於議 歷代帝王廟位次亦頗有所出入而我
皇祖之諭亦因近 大事之際在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諸臣未
能仰遵 聖意其出入亦頗不倫予小子於昨歲閱大清通禮始
悉其事因命大學士九卿更議增祀而以仲春躬祀入所增 神
主於廟予嘗論之洪武之去遼金而祀元世祖猶有一統帝繫之
公至嘉靖之去元世祖則是扭於中外之見而置一統帝繫於不

問矣若順治初之入遼金而去前五代則爾時議禮諸臣亦未免有左袒之意孰若我皇祖之大公至明昭示千古爲一定不易之善舉哉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舜東夷文王西夷豈可以東西別之乎正統必有所繫故予於通鑑輯覽之書大書特書一遵春秋不敢有所軒輊於其間以爲一時之議雖權萬古之論不可欺也然則歷代帝王之祀果卽非如配享先師孔子漠無旌別彰瘡於其間乎曰不然也歷代帝王胥祀於景德之殿其有德無德若南若北曰中日外是一家非一家章章如昭昭如孰可以爲法孰可以爲戒萬世之後入廟而祀者孰不憬然而思惕然而懼耶是卽不明示旌別彰瘡而已寓旌別彰瘡於無窮矣其有不憬然思惕然懼者則是無道之倫必不能入此廟矣嗚呼可不懼哉可不懼哉雖然予更有後言焉蓋

宜入 廟與不宜入誠昭然應知懼而我大清國子子孫孫所

天永命所以縣萬禩無疆之庥者更當以不入斯 廟爲棘安不
忘危治不忘亂用慎苞桑之固思及此有不忍言而又有不忍不
言者世世子孫其尙懷難諶之戒乎○壬寅諭明太祖爲一代開
初之主是以朕南巡時躬詣孝陵致祭用彰隆禮勝朝之意至昌
平爲永樂以後諸帝陵寢非若江甯孝陵可比此次親詣長陵奠
醑其餘諸陵均遣隨從之王大臣前往致奠○甲辰免江南江甯
等六府州四十七年以前積欠○戊申山東八閘河工成○己酉
諭四庫全書館進呈補刊通志堂經解一書朕閱成德所作序文
係康熙十二年計其時成德年方幼穉何以卽能淹通經術向卽
聞徐乾學有代成德刊刻通志堂經解之事茲令軍機大臣詳查
成德出身本末乃知成德於康熙十一年壬子科中式舉人十二

年癸丑科中式進士年甫十六歲徐乾學係王子科順天鄉試副考官成德由其取中夫明珠在康熙年間柄用有年勢燄薰灼招致一時名流如徐乾學等互相交結植黨營私是以伊子成德年未弱冠夤緣得取科名自由關節乃刊刻通志堂經解以見其學問淵博古稱皓首窮經雖在通儒非義理精熟畢生講貫者尙不能覃心闡揚發明先儒之精蘊而成德以幼年薄植卽能廣搜博採集經學之大成有是理乎更可證爲徐乾學所裒輯令成德出名刊刻俾藉此市名邀譽爲逢迎權要之具耳夫徐乾學成德二人品行本無足取而是書蒼萃諸家典臆賅博實足以表章六經朕不以人廢言故命館臣將板片之漫漶斷闕者補刊齊全訂正謬謬以臻完善嘉惠儒林但徐乾學之阿附權門成德之濫竊文譽則不可不挾其隱微剖悉原委俾定論昭然以示天下後世著

將此旨錄載書首

三月辛亥 上親耕藉田○壬子 上啓鑾幸盤山○免經過地

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甲寅 上詣明長陵奠酒○諭直隸昌

平州爲前明陵寢之地本朝定鼎後我 世祖章皇帝卽命以帝

禮改葬思陵並敕工部修葺諸陵 親臨奠醑並禁止樵採添設

陵戶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亦曾 親臨致奠並飭地方官加意

防護所以加禮前代者最爲優渥朕此次行幸湯山取道昌平躬

詣長陵致奠見諸陵寢明樓享殿多有損壞神牌龕案亦遺失無

存爲之慨然弗忍視蓋由明代中葉以後國事廢弛全不以祖宗

爲念於陵寢並未修葺至末年復經流寇擾亂亦無人守衛以致

日就傾圯若其後代之君果能歲加繕治整齊完固逮今不過百

有餘年亦何至頽剝若此又諸陵前雖建有碑座均未鐫泐未審

彼時是何意見今親臨奠醊周覽之下深爲軫惻自應重加葺治
增設龕位俾臻完備再我朝開勅之初睿親王以我師克取遼東
時明之君臣惑於形家謬說疑金代陵寢與本朝王氣相關將房
山縣金陵拆毀是以爾時亦將定陵享殿撤去停其祭祀然明樓
寶城仍存其舊未壞也維時我世祖尙未親政其事實由睿親
王建議亦非世祖意也今國家一統已歷百數十年勝朝陵寢
自應一體修復所有定陵享殿著仍行修建春秋祀事如故又明
世宗永陵前因尹嘉銓條奏將其祭祀裁撤但前明之亡不亡於
崇禎而亡於萬厯天啓是以於厯代帝王廟中撤其位祀而陵寢
仍前致祭明世宗雖溺意齋醮尙不至如萬厯天啓之昏庸失德
其陵寢自應照前一體致祭以昭大公我國家受天眷命世
德顯承於前代陵寢繕完保護禮從其厚此次修復諸明陵殿宇

等工卽費至百萬帑金亦所不靳所有此項工程著派尙書劉墉
德保金簡侍郎曹文植德成董率經理務期完固工成後飭該地
方官隨時稽察小心防護嚴禁樵蘇用副朕隆禮勝朝之至意

御製讀召誥文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予讀召誥之篇
求其一言以蔽之者莫若曰曷其奈何弗敬蓋召公因成王始政
拳拳致告蔡傳所謂究其歸以誠民爲祈天之本而又以敬德爲
誠民之本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則所謂奈何弗敬者非挈一篇之
領要乎夫奈何者一唱三歎之意言有盡而義無窮奈何者更有
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則敬之施於外者也
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然必敬勝而後能義勝則又敬之存乎
內者也內外交養誠實無妄祈天永命其弗基於此乎茲因謁明
陵而思及受命保命之要必當以奈何弗敬爲棘且君者天之子

也天者君之父也父之於子無不極其愛子之於父當無不極其敬然及其失父之愛一再失其敬者猶示以儆以訓誨之至於訓誨而弗改則父亦弗愛之而已矣嗚呼可不懼乎可不敬乎歷代遙矣不可屈指數明之事則近可徵也如永樂之篡位大行誅戮應其亡也而天弗亡之正統之北狩應其亡也而天亦弗亡之正德之荒淫失德應其亡也而天尚弗亡之此非慈父之道其罪而仍有所顧惜乎必至萬厯怠政天啓童騃崇禎有猪忌之失無恢復之能而後亡之讀史而有受命保命之責者可不知懼知敬乎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人莫不讀書鮮能知要也茲舉其一言以蔽之者於謁明陵之日後之攬者亦可以繫矩矱知吾意矣○丁巳 上駐蹕盤山○辛酉命截留山東河南漕糧三十萬石紮河南衛輝等府備賑○甲子 上回鑾○免江蘇安東等二縣四

十四年以前積欠○丙寅 上還京師○戊辰以復興爲烏里雅
蘇台將軍舒常爲工部尙書孫士毅兼署兩廣總督○辛未釋朝
審秋審年七十以上羈禁人犯○甲戌諭軍機大臣等朕恭閱

實錄康熙四十年五月泗州等處被水 上諭大學士等曰六壩

堵塞其水必然注彼治東則西卽被災兩方之民俱同一體朕閱

河工時見高家堰之水較隄旁平地高三尺淮安之水較地高九

尺今高家堰之水高於地已至一丈六七尺豈不可危朕日夜念

此甚切憂懼高家堰隄作何保守堅固或另有修治善策著張鵬

翮陳奏欽此煌煌 聖訓仰見 宵旰勤思爲澤國生民求保障

安全之計時咨深切朕思高家堰隄工自雍正年間改建輒工較

前已爲整繕朕屢次親巡閱視規畫講求命一律建築石工以期

堅緻鞏固並酌定五壩水誌以時宜洩俾盛漲時湖水不至悶遏

爲患立法已極周詳而自陶莊挑放引河以來河勢趨北今昔情形不同見在高家堰之水較地尙高若干尺淮安之水又高於地若干是否因隄工堅固及宣洩機宜周備妥善湖水不至爲患之處著傳諭薩載李奉翰詳悉查明據實具奏並繪圖貼說呈覽○諭向來滿洲世僕等以侍衛拜唐阿爲近御差使視爲最榮於挑選侍衛拜唐阿時則甚欣願近來在京文武大臣及外任大臣官員子弟多有在館行走否則捐納冀圖文職且跟隨伊父兄任所安逸不願侍衛拜唐阿者甚多是以挑取侍衛拜唐阿時不能得人及至成丁尙不當差在任日久並不學清語騎射技藝至廢棄滿洲舊俗昔皇祖時曾經整飭查辦今在京文武大臣外任文武大臣官員等皆受恩深重得項較多伊等子弟長成更當挑取侍衛拜唐阿效力行走方合滿洲世僕之道是以降旨命軍機大

臣等詳細查辦各開名單呈覽其年已及歲經朕指出者卽著帶領引見但年未及歲者若不酌定年限查辦則日久仍致舊習復萌將此飭諭八旗所有指出見隨任所年已及歲者卽行咨取帶領引見嗣後著由該旗五年一次照此查明咨送軍機大臣等彙辦具奏請旨至從前准令外任大臣官員等各帶一子隨任辦理家務係朕曲成之恩乃伊等藉此將所有子孫俱留任所是誠何心嗣後飭令八旗嚴查伊等子嗣內年已及歲者止准奏請一人隨任習辦家務其餘年已及歲之子弟及孫俱著催令回旗以備挑取差使儻徇情面不行咨催者將該都統等一併治罪將此通諭八旗各省永遠遵行○實授江蘭河南布政使○乙亥免直隸霸州等四十九州縣四十七年以前積欠○丁丑重修盧溝橋夏四月辛巳諭原任左都御史周煌由翰林擢正卿在上書房

行走有年老成端謹奉職克勤今春邁疾陳請解任曾晉秩太子少傅加兵部尚書銜准其回籍調理前兩次祇迎道左特親加存問諭令加意調攝以冀痊可茲聞溘逝深爲軫惜著加恩晉贈太子太傅並派出散秩大臣帶領侍衛十員往奠茶酒所有任內降革處分俱予開復其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文恭○諭軍機大臣等據陸燿奏靖州知州馮思道堪以委署沅州府知府一摺已於該員名上用硃筆標出並批示矣該員取名其意欲學馮道試思馮道身事五朝敗名喪節係一無恥之徒有何可思而必取以命名耶此必係該員不通父師代爲取名而該員又復不知更改者傳諭陸燿卽令該員將此名另易照例咨部註冊○甲申甘肅肅州及玉門縣屬惠回堡白楊河等處地震○丁亥免河南祥符等十六州縣積欠○壬辰 上閱健銳營兵○

論據劉秉恬奏查明滇省歷來文武官員去思德政等碑一百餘座非地方官民所建卽營兵衛役所立見在逐一撲毀其拆下碑石亭頂亭座甃瓦等項收貯省城以備官工需料等語所辦甚當已於摺內批示矣地方官吏於一切吏治民生俱係分內專責果能實心整飭亦其職所當爲何必立碑紀頌邀譽將來其或任內並不留心民事臨去時強令民人斂貲勒石更爲無恥之尤於風俗人心大有關繫且官員賢否自有朝廷黜陟乃以所屬兵民等平日曾受私恩輒倡首撰文勒石尤使賢否易淆不可不防其漸又據奏稱滇省歷任督撫如鄂爾泰李湖俱係實心實力懋著清勤爲督撫中不可多得之員而合省並無二人碑碣可見私好私惡全不足憑督撫在任之政績並不以去後有無之碑頌爲優劣也劉秉恬接奉前旨卽能飭屬詳查撲毀毫無瞻顧辦理實屬可

嘉劉秉恬著交部議敘至滇省地處邊疆一經查辦卽撲毀一百餘座可見此風相沿日久各省似此者必多而近省各督撫何未奏及此非瞻徇卽係自爲著各實力詳查做照劉秉恬所奏辦理具摺奏聞毋得視爲具文將此通諭知之○癸巳諭朕恭閱 實錄康熙年間高家堰之水高於淮安平地一丈六七尺 皇祖特命張鵬翮另籌善策陳奏因思開放陶莊引河以來河勢趨北今昔情形自不相同令薩載等將見在高家堰之水較地尙高若干尺淮安之水又高於地若干尺詳悉查明具奏茲據薩載等奏稱高家堰隄工自酌定五壩水誌以時宜洩四十二年又開陶莊引河黃水無虞倒灌康熙年間湖水較隄旁平地高三尺今則僅高一尺而淮安之水彼時高於平地九尺今則地面轉高於水面二尺九寸此卽清口暢消運河刷深之明驗而隄工堅固卽遇盛漲

時亦不至驟墮爲患等語是 皇祖從前之所慮念茲仰荷 天
佑河身與湖水已較前漸就低深覽奏少慰然湖水究尙高一尺
不可不慎固隄防今亦更無別法可令湖水再低於平地惟當加
意守護以資保障不可因湖水較低於昔卽存疏懈也朕軫念東
南黎庶無時稍釋於懷該督等其恪遵此旨倍加敬畏務期妥協
經理俾澤國民生永登樂利以副朕念切河防安愈求安之至意
○甲午諭嗣後外任旗員准留子弟一人隨任○丁酉諭海昇段
死伊妻吳雅氏一案經步軍統領衙門奏交刑部審訊屍親貴甯
以伊姊吳雅氏並非自縊不肯盡供經刑部奏請特派大臣覆檢
隨派左都御史紀昀會同刑部侍郎景祿杜玉林帶同御史崇泰
鄭澂及刑部熟諳司員王士棻慶興前往開棺檢驗據紀昀等奏
稱公同檢驗傷痕實係縊死而貴甯仍以檢驗不實復在步軍統

領衙門以海昇係大學士阿桂親戚刑部顯有迴護等情具控又
揀派侍郎曹文植伊齡阿前往覆檢則吳雅氏屍身並無縊痕據
實具奏隨令阿桂和珅會同刑部堂官及原驗覆驗之堂官等公
同檢驗與曹文植伊齡阿所奏相符因卽令研訊海昇始據將毆
踢致死裝點自縊實情供出是此案原驗覆驗之堂官竟因海昇
係阿桂姻親均不免意存瞻顧違迎之見從前刑部堂官於福隆
安家人富禮善一案有意瞻徇竟至正兇幾於漏網經朕看出疑
竇特派大臣復行嚴審方得水落石出彼時卽應將該堂官等槩
予褫革治罪尙以伊等意存迴護究無左驗姑從寬典僅予降三
品頂帶從寬留任以觀後效旋復加恩給其原品頂帶不意伊等
不知愧悔悛改竟閱時未久復有此事在阿桂受朕深恩於此等
蔑孥親誼亦不屑授意於堂司各官而堂司官御史卽不免心存

瞻顧及朕特派覆檢仍膽敢有意迴護此而不嚴加懲儆又將何以用人何以行政耶此案阿桂業經自行議罪請罰公俸十年並革職留任阿桂於海昇雖無授意屬託之事但伊曾奏及牀櫓船艙皆可自縊並貴甯屢控不休如虛卽應治罪之語是其意已先存袒庇之見咎實難辭今雖無請託情弊刑部都察院堂司各官尙意存迴護况可先爲此袒庇之言耶本應俯照所請姑念此案究非若福隆安之徇庇家人者可比又因其尙有勞績著加恩改爲罰公俸五年仍帶革職留任至阿桂由朕拔擢任使造就成全原不可以保全功臣而論其派出之紀昀本係無用腐儒原不足具數况伊於刑名事件素非諳悉且目係短視於檢驗時未能詳悉閱看卽以刑部堂官所言隨同附和其咎尙有可原著交部嚴加議處至刑部堂官於富禮善一案降爲三品頂帶革職留任後

因辦理秋審尙屬認真是以甫經一年卽予開復已屬格外加恩該堂官等理應感激思奮乃竟復蹈前轍本應槩予革職治罪但闔部中辦事之人一時未便槩易生手朕不爲已甚又未免失之水情矣喀爾阿胡季堂穆精阿姜晟俱著從寬降爲四品頂帶仍帶革職留任所有應得養廉飯銀公費一槩不准支給令其愧悔自新再觀後效至杜玉林係屢經獲罪棄瑕錄用之人景祿由司員不數年擢至侍郎均非不諳刑名者可比乃於特派事件不知秉公嚴審辦理瞻徇迴護至於如此其罪更大景祿杜玉林俱著革職發往伊犁效力贖罪不准給驛自力速往司員業成額李闕係此案原檢之員卽瞻徇海昇係軍機處行走司員授意件作任其得贓捏報王士葵在刑部年久前因出差回京召見觀其人尙有才幹方欲量加擢用卽慶興亦係刑部諳練司員又係檢驗熟

手乃於覆驗時迴護固執裝點屍傷逢迎阿桂該員等均罪無可
這業成額李闔王士棻慶興亦俱著革職發往伊犁效力贖罪不
准給驛崇泰鄭徵身爲風憲遇有冤抑案件尙應風聞參劾乃於
此案隨同檢驗亦復附會草率一任刑部官役舞弊瞻徇本當與
司員等一體治罪姑念二人皆非熟諳刑名之員著從寬交部嚴
加議處曹文植伊齡阿經朕派出覆檢若亦如紀昀等之瞻顧徇
隱惟知迎合阿桂蒙混了事轉相效尤將來此風一長大學士軍
機大臣皆可從此率意妄爲卽殺人飢法亦必無人敢過問者設
果如此國事尙可問耶此案曹文植伊齡阿卽能秉公據實具奏
不肯扶同徇隱頗得公正大臣之體甚屬可嘉著交部議敘設伊
等亦復隨眾支飾蒙混檢驗以致復經告發朕必將伊等一體從
重治罪恐二人不能當其咎也朕辦理庶務一秉大公至正諸臣

功罪各視其人之自取此案喀甯阿胡季堂等僅予降職留任係格外寬貸伊等嗣後益當激發天良痛自前悔儻以倖蒙寬宥不知畏懼仍蹈前非再經發覺朕必將伊等立寘重典恐首領不保孽由自作朕亦不能再爲曲貸也將此通諭知之○以阮葵生爲刑部侍郎

由通政司參議遷

○以琅玕爲刑部侍郎袁鑒爲江蘇按察使

由福建興泉永道遷

○戊戌諭大學士蔡新老成端謹品學兼優由乾隆元

年進士洊陟卿班典司冑監簡任綸扉在上書房行走爲諸皇子總師傅朕視其年齒雖增精神不減正資倚畀茲以衰疾奏請解職回籍調理情辭懇切覽奏彌眷於懷第念伊年近八旬閩省距京路遠不忍重拂其意勉從所請著以原官致仕並晉加太子太傅親製詩章以寵其行仍於朕幸熱河啓鑒送駕後再行束裝給驛回籍沿途經過地方官在二十里之內者照料護行俾得安適

歸里怡志林泉獨疴頤養以示朕優眷耆臣至意○諭前據理藩院奏筆帖式富祥稟報班禪來使自京回藏行至西直門盧溝橋一帶遺失包四箇並所雇騾頭及騾夫亦不知去向等語疑係騾夫等竊逃當飭步軍統領衙門嚴密究緝茲據將騾夫屈大王興仁拏獲到案審訊則係因騾頭驚逸屈大王興仁前往找尋而所失包四箇皆係喇嘛私物是此案騾夫等尙無情弊茲聞向來前後藏喇嘛年班來使進京途中偶有遺失物件地方官往往懼干處分厚爲賠償竟有賠至數百金者以致來使人等貪圖便宜屢報失物此則不成事體喇嘛來使如果途中被竊亦止應官爲嚴緝原贓給與何得私行賠補致啓詐冒之漸且此次所失又並非賞賜之件不過來使所帶私物卽係賞賜之物亦已交來使收領者儻有遺失皆出彼自不小心况伴送之員乃照料喇嘛不准沿

途滋事並非爲伊等跟隨驛馱而設也今該喇嘛等自不經意以致騾驚遺失此而槩爲賠補將來喇嘛人等必恃有地方之賠補途次更加疏懈從中捏報藉端訛索此風斷不可長嗣後沿途各督撫凡遇前後藏喇嘛進京經過惟嚴飭地方官照例防護爲之嚴禁盜賊俾得安速出境若來使途次有遺失物件止准呈明代爲嚴密緝獲給付不得仍前私相賠補致滋弊端若古之外國使臣無不欺陵內地漢人漢人畏之如虎但求無事以致釀成事端者不可指數本朝德威所被四夷賓服豈有是事耶卽衛藏不遠萬里向化而來朕以其修行出家之人厚加賞賚亦不過厚往薄來之意原非若元季之護庇番僧致有詈罵割舌毆打截手之事見在地方官等不能仰體朕意惟知迴護處分因循賠償轉似畏怯使無知之徒將以本朝或踵元季尊崇喇嘛之習於風俗人心

大有關係不可不防其漸儻嗣後該喇嘛等尙不知自愛仍有此貪詐妄爲之事朕不難將伊等治罪西洋天主教一案卽其明驗况此等久隸臣僕者乎若各督撫因有此旨一切不顧縱令盜賊行竊來使之物貽笑來使則其罪必更不恕總之各督撫非過卽不及其能知政體而能得中者鮮矣覲不知愧朕實愧之其務體朕意以副朕德威綏輯之至意將此通諭知之○己亥調袁鑒爲山西按察使福甯爲江蘇按察使長麟爲湖南按察使訥剛○庚子諭吏部議處上年辦理秋審失入一案之升任湖北巡撫姚成烈失入一案之山東巡撫明興升任按察使馮晉祚失入二案之升任江西巡撫李綬失入三案之前任安徽按察使福甯失入一案之廣東巡撫孫士毅等各本已降旨將姚成烈等從寬留任其馮晉祚因不勝藩司之任已照部議降調交該部帶領引見矣秋

審罪名出入爲民命所繫一經定案死者不可復生是以失入處分重於失出該撫司等自應詳細推究定讞以期無枉無縱乃姚成烈等於民命重案漫不經心致多失入卽予以革職降調亦所應得昔宋仁宗於吏部選人凡坐失入死者終身不遷是止不予升遷而本朝則因人命至重是以處分甚嚴定例降革但今各案失入處分應行降革之員內而尙書侍郎外而巡撫臬司不一而足皆係國家大員若槩予降革一時人才難得既不能遽有如許更換之人且內外辦事大員亦未便因此悉易生手是以從寬留任該撫司等受朕簡任深恩於案情生死出入辦理錯誤既得邀恩寬宥捫心自問亦當自愧姚成烈李綏明與孫士毅俱令其自行議罰具奏福甯並著自行議罰由該撫代爲轉奏俱解交浙省海塘公用以稍贖其素餐○以釋其吉爲山東布政使巴尼理爲

四川按察使

直隸東高
廉道遷

○丁未定各省武生在營滋事責革例○

戊申諭前以前後藏喇嘛年班進京往來經過地方易滋事端已
屢降諭旨明切曉諭茲命軍機大臣會同理藩院將應付各事宜
酌定章程具奏應如所議辦理惟派員護送一節該衙門原奏在
京派理藩院主事一員沿途派同知通判一員等語主事同知等
官職分尙小猶不足以資彈壓著改派理藩院郎中或員外郎一
員照料護送其經過地方著該撫揀派道員一員會同武職沿途
防護庶呼應既靈約束更易不至藉端滋事歷觀史冊漢唐宋明
之世於外國之使往往上下相蒙曲意優容以致恣睢橫肆此漢
人畏縮之性恐生邊釁而更致大患者不可勝數今我朝中外一
家德威遠被四夷罔不賓服豈肯反效漢人畏縮之爲卽衛藏不
遠萬里向化而來朕撫馭番夷加恩賞賚如果來使喇嘛等不知

自愛有滋事妄爲之處朕可將伊等治罪以示懲儆經過地方官又何所畏憚而不嚴加約束乎若封疆大吏不知大體有意因循外閒無識之徒不幾疑本朝於喇嘛過事尊崇如元季之庇護番僧致有詈罵割舌毆打截手之事乎更復成何事體爲此再行明切曉諭嗣後各該督撫於衛藏來使喇嘛過境時卽照理藩院奏定章程妥爲照料並飭護送道員等實力彈壓令其妥速出境毋致滋生事端其於依限出境日期仍令派出之道員稟報該省督撫卽據實奏聞儻有仍前玩愒滋事之處朕必將派出之道員治罪將此通諭知之

五月壬子伊星阿以疾解任以舒常署江西巡撫○免河南鄭州等三十二州縣積欠○癸丑移河東運河守備駐濟甯州城○甲寅調永保爲江西巡撫以陳用敷爲貴州巡撫許祖京爲廣東布

政使特昇額爲雲南按察使

通鑑

○調巴尼琿爲貴州按察使

張誠基爲四川按察使○丁巳定八旗父子相繼陣亡世襲例○

己未撥兩淮運庫銀一百萬兩解往河南備賑○丙寅 上啓鑒

秋獮木蘭○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戊辰命各省委

署官員按月彙報○庚午命外任官員不准以原銜再請貤封○

壬申 上詣熱河 文廟行禮 上駐蹕避暑山莊○癸酉命江

蘇截留漕糧十萬石於徐州等處備賑○甲戌諭據何裕城奏陝

西一省府廳因有逃兵處分停升者五十九員之多遇有應升缺

出合例者寥寥無幾又或人地不宜辦理殊覺周章可否按照原

定開復年限分別等差量爲加重令其報捐開復等語逃兵處分

停升各員前據李世傑奏請准其捐復經吏部議駁已將該督交

部議處今何裕城復有此奏且陝西一省停升者已多至五十九

員似此者尙有六省人數自不相上下若因升補乏人皆須由部推選一時槩易生手未免於地方不能收駕輕就熟之益因思人才難得該督撫旣紛紛陳奏想其中實有礙難辦理之處是此事尙屬可行所有李世傑交部議處之處並著寬免但此項緝拏逃兵不力人員本應降革朕念人數過多加恩留任停其升用今復於格外矜全之後予以及時自效之途若僅令照例捐復實不足以示懲儆自應按照原定年限分別等差酌量加倍令其捐贖其如何按照年限遞加之處著該部分別妥議具奏此事朕因人地相需起見不得已而曲從所請各該員務宜感激奮勵嗣後於地方事件益思實力認真即將來各省遇有別項停升處分人員該督撫亦不得援此爲例○乙亥命各省營伍操練鳥槍○丙子命梁國治爲東閣大學士兼戶部尙書以劉墉協辦大學士曹文植

爲戶部尙書調任承需爲戶部右侍郎李綬爲工部侍郎以沈初爲兵部右侍郎○丁丑命安徽截留漕糧五萬石於鳳陽等處備賑○濟河南賈魯惠濟二河

六月庚辰以雲南麗江府等處世襲土通判巡檢等二十三員無管理地方之責命按品改授頂帶榮身○辛巳諭軍機大臣等向來刑部定律凡有私自淨身人犯俱問擬斬候因念此等人犯大抵因貧所致是以加恩釋放發在熱河當差見有太監王成一名朕面加詢問伊係直隸安肅縣民原報今年十六歲實年纔十三歲前年因家中貧苦父母爲之淨身問擬斬罪在縣監禁一年上年始發至熱河當差初次報縣時該縣胥役因向伊父王二格需索不遂會將伊父一併收監四十餘日後因窮不能給始將王二格釋放遂捏填王成年十五歲定擬詳報等語此事經朕親向詢

明且看其身軀幼小並應對明白實無虛飾知縣爲親民之官雖不至昧良舞弊貪圖微利若此此必胥役鄉約人等因私自淨身有干例禁希圖訛詐又緣索詐不遂爲之加增年歲以入其罪並將伊父無辜人羈聞之殊覺惻然而該縣竟漫無覺察任憑胥吏等勒索捏報種種弊混亦難辭咎見因各處當差太監乏人尙在曉諭召充且向例太監於投進當差時止賞給銀五兩其每月坐得分例亦不過二兩若未經投進之先吏胥已向需索則是得不償失誰復肯將其子弟充當太監者近日進宮太監短少之故必由於此况王成淨身時實年不過十一自必係父母窮苦無聊遂爾將伊閹割與伊何涉乃擬以大辟而復滋胥役索詐捏飾之端乎此案著劉義詳查參奏因思私自淨身人犯律擬斬候者雖爲慎重傷身起見然一經閹割便成廢人苟非實在窮苦孰肯甘心

出此今因有此例而轉致吏胥藉端勒索甚至加增年歲故入其罪況此輩供奔走埽除之役自古已然是官闈在所必需而反治之罪從前定例本未允協所有私自淨身問擬斬候一條竟應刪除並著直隸總督順天府尹嚴飭各屬州縣嗣後如有並無他故自行淨身者准其投內務府派撥當差照例驗看如有他故內務府大臣再行文問之地方官不得竟拘其家屬致滋擾累儻有仍前需索滋擾者卽將該州縣等據實參處其見因私自淨身問擬斬候已未招解並在監羈禁未經釋放者亦著刑部同直隸總督查明具奏釋放解送內務府分別派撥當差○乙酉諭理藩院尙書博清額前在軍機章京上行走旋擢卿貳宣力年久此次前往西藏駐紮辦事已閱數載因念其年力未衰特命來京供職以資倚任茲聞溘逝殊堪憫惻除已由藏賞銀三百兩料理喪事外所

有應得卹典著該部查例具奏尋予祭葬諡恭勤○丙戌諭福甯著仍留湖南按察使之任所有江蘇按察使員缺著長麟補授○

以留保住爲理藩院尙書賽音伯爾格圖爲理藩院侍郎由副都統遷

○丁酉停止直隸熱河等處理事同知通判及山西歸化城同知

推升京缺仍留本任例○以梁敦書爲工部侍郎馮晉祚爲左副

都御史原任山東布政使○乙巳命再截留江西漕糧十萬石於安徽備

賑○丙午以巴忠爲理藩院侍郎由內閣學士遷